

思川府官招募其所稱買馬乃節奉前任督撫兩院批
定府分購此開黔以來舊有之例不獨思州一府為然況
該府舊例原當平溪半驛因一僻遠故令衛代府差則衛
勞而府逸矣又買馬亦只是府應府差並非府代衛差欲
以賠累為辭總欲獨貽勞苦於該衛而托故偷安以自便
也茲奉憲批理合詳復奉兩院會批公議即移明思仁道
轉飭該府衛各照例遵行繳奉此移遵行存在案平溪
衛滇黔通衢承應楚夫楚役扛擡餉鞘軍裝押解逃人重
犯支持繁政非無所事事也今楚官當楚夫又代各之
馬則逸者誠逸勞者甚勞地遠位卑不能籲訴至云各驛
馬匹奉

旨責令官養官當以此紳衿百姓退避不敢一言代思官養
官當之勞然前此之

旨天地之公日月之明正在是也此亦不累小民之德意未
嘗不分別地方也如楚之夫馬楚官養之當之正所以遵
奉 嚴綸豈以黔之馬不必責之黔官而專累楚官耶且
昔之原額今日之憲文炳若日星迄今十有餘年驛官不
至舊額未蒙查復各府高下其手任意支吾馬歸民走事
無着落貽害實非渺小站倒民逃必至之勢也謹誌始末
以俟調劑

雄溪考

田榕

吾玉江曰平江即古雄溪後漢書所載五溪之一按水經

沅水出牂牁且蘭縣酈道元注無水出故且蘭注於熊溪
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注又云武陵有五溪
謂雄溪橘溪力溪無溪辰溪宋書五溪曰雄溪橘溪無溪
酉溪辰溪後漢書五溪注土俗雄作熊無作無按無今鎮
遠也今雄溪之說不一廣輿記謂在靖州即今之洪江楚
辰各志又謂在瀘溪考田中丞黔書載且蘭即今之遵義
夜郎即今之桐梓又云牂牁舊志在思南又云甕湄且蘭
舊地今平江水發源於黃平州之舊城西與城北之北攸
河一名都凹水等處黃平與甕安境壤相錯則黃平亦即
且蘭舊地今水發源於此由鎮遠至玉屏即酈注所謂無
水出故且蘭注於熊溪也由玉屏流於沅州即酈注所謂

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也水經撰於桑欽漢
時人注於酈道元後魏時人言五谿者莫先焉今據其所
載按以現今之水道無不脗合則平江即古雄溪灼然無
疑義矣且雄溪古為蠻地至宋元始有平溪之名易雄為
平亦見前人命名有深意也至洪江瀘溪俱在沅州下若
為雄溪水經何得云熊水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
耶總由不考地理確知且蕭所在又不遡水發源不知今
鎮遠之為濞溪為水所首經反謂沅州亦有濞溪源出四
川播州經沅至辰又謂辰溪亦有雄溪發源麻陽之雄山
合錦江入沅牽強辨證種種訛謬其來舊矣

(傳)

(明)

鄭心乾傳

張佐宸

公諱國賓字心乾其先世閩之福州人始祖保明永樂時受指揮世職鎮撫平溪衛遂籍焉歷六世而生公公家貧嗜學博通經史一目十行走筆成文有轟雷掣電之譽少孤孝事孀母楊氏曲意承顏克盡子道宗族鄉黨稱無間言中嘉靖辛酉科舉人數上春官不第嘗語友人曰士君子學貴及物耳吾苟得百里之地而令之必造民福必振士風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自是留心經世之務及筮仕雷州府推官兼攝府篆胥以廉能著績陞山左東平牧東民悍黠喜爭訟公性嚴毅介直杜絕苞苴不徇情

面聽訟廉得狀即寘之理獄期平允不務深文期年東邑
幾於無訟又革邑中能文士講貫經藝分題考課自製文
義以為多士式邑中經拔識者率皆爭自濯磨文風駸駸
其日上焉由是治績茂著山左大吏嘉公操守特予薦牘
至疏中有暮夜却金之操守等語遂擢陞滇省蒙化郡丞
及去東之日童叟輩皆手香盤遮道號呼墮淚曰蒙化之
奪我青天父母也既守蒙化銳意釐剔惠民造士總大綱
而次第理之者如治東然凡所便於民與不便於民諸事
興革悉中民隱維時洊國公鎮守滇南牧馬犯害民田屬
在下寮靡不將順孰敢觸忤公獨不少瞻徇抗顏理折撲
責牧卒戒無踐食嗟乎公以嚴氣正性之忱上不畏權勢

之傾陷下惟全小民之樂利其膽識為何如也公旋以母
年衰老爰乞養歸里奉母太夫人晨昏定省勿間寒暑母
病親侍湯藥母歿哀毀骨立既塋築室於旁守墓三載迄
今墓旁基址遺跡猶彷彿可辨嗟乎公之司理雷州牧東
平守蒙化也百姓稱為仁人其奉母守墓也里人推為孝
子惟仁孝可儀型於一鄉唯仁孝可揚休於後世迨至疊
荷恩綸嘉獎欽賜忠愛可傳匾額特予崇祀鄉賢公之
食報豈或爽哉公之城由拔貢任直隸東安縣令捐俸賑
饑民歌父母公孫民安登賢書任粵西宣化令奉討許嘉
謨有功擢晉楚南靖州牧善政善教皆可上繼忠愛之傳
者也先民有言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美不繼

公則後先輝映矣此所謂鄉先生德裕後昆而歷久彌光者今觀於先生誠可信其理數之有必然也夫

論曰古人謂立德立言立功皆足不朽如公之却夜金以雪民屈責牧卒以恤民田德固彰彰若此他如講貫經藝興利革弊又孰非其立言立功之大者乎宜乎永祀鄉賢明裡勿替至子姓蕃衍簪纓不絕大箕裘而詒燕翼者夫豈有艾歟

(國朝)

萬獻之傳

許之綱

公姓萬諱年策字獻之湖廣平溪衛人中貴州天啓甲子鄉試歷任陸川教諭南陽府同知分守鄖襄少參晉太僕

卿大司馬鼎革後以壽終於家公少時倜儻有大志卓犖
不羈父卒奉母夫人孝養備至家素貧有索負者至母曰
今無以償姑俟予子成立當厚酬汝其人曰而子放曠不
檢安得成立公聞之毀裂冠服謝絕慶吊杜門伏案誓學
不成不出戶三年果中甲子鄉闈初授粵西陸川縣教諭
興學造士著有能聲當道特薦於崇禎七年陞河南南陽
同知方嚴率屬潔己愛民時土賊楊應秋率衆作亂焚劫
村鎮盤踞山中與流賊八大王老回回等遙為聲勢崇禎
十年公以計殲其渠魁餘黨悉平崇禎十三年擢陞分守
湖廣鄖襄道參議公將去陽新代者適至應秋餘孽復煽
惑謀亂人情恟恟有不可終日之勢南郡士民請於撫按

願留公數月公留與之經營籌畫復靖讒頑及代者至公授以方略綏定乃行南陽童叟攀轅號泣數千人送至襄陽境上而返公至襄總督熊公文燦奉命剿寇駐劄襄陽檄公守鄖陽適曹操等諸大寇相繼投降公謂不宜受降即受亦當散其黨羽熊公特信重之時曹操屯房竹保章張獻忠屯穀城名雖曰降聲援甚盛擄掠淫殺所在皆然官軍不敢熊過問公始議將穀城閉門焚燒以絕其禍公曰賊之在城中者不下數萬人城中百姓亦不下數萬人若一概焚燒賊死固當矣其如數萬生靈何且穀城內外遠近處處皆賊欲為焚城之計蹤跡豈盡不露倘賊知先發是速其反也不如從容以計圖之熊乃止是穀城數萬

生靈不至屠滅者公之力也後李自成等十三大寇果復
變掘平各屬城區呂官民勢若燎原不可復制崇禎十四
年七月初三日賊數萬圍攻鄖陽城公多方守禦至初五
日中傷賊魁方徐解退嗣援剿諸兵鄧圯陳洪範猛如虎
與石柱司鎮軍滇兵象兵或駐防或養馬日無餘晷又值
歲歉斗米數貫公為設法催辦以給兵不告匱民不驚擾
熊文燦被逮朝廷命楊公嗣昌以閣部督師薦公監軍事
尋陞太僕寺少卿公以母老辭歸終養崇禎甲申變後報
帝即家起公太常公已知時事不可為矣屢疏懇辭不行
永曆踐祚滇池授公楚粵總制尋授大司馬公皆不就屢
遣使登趣公不獲已始強起至滇稍一視事即引疾臥碧

鷄山中順治十六年

國朝開闢滇南公幅巾歸里隱碧土寨別墅足跡不履城市者幾二十年每歲時肩輿便道至祖墳祭掃望城慟哭而返曰吾不忍見故鄉皆荆榛瓦礫也置祭田以祀先與弟復之肅之俱年逾古稀怡怡一堂終身無間言孝友之德蓋得於性天者云公狀貌魁梧雙瞳炯炯見者無不遽起悚懼及聞其言論風旨又復溫厚和平豈非德厚詣深有非凡之可測者歟其歷任皆有能聲而其最著者在南陽平楊應秋之亂在鄖陽靖流寇之氛止燒穀城活生靈數萬撫輯哀鴻調濟軍餉隱然有折衝樽俎之風以故南陽建祠塑像祀之鄖陽奉入名宦事詳湖廣通志公晚年與

同鄉總制天虞鄭公方伯子相夏公復之肅之諸公皆龐
眉皓髮朝夕過從往來泉石間悠游杖履一時人心風俗
有所維繫猶為近古歷今不過四十餘年而頽波口下作
狂瀾之砥柱障百川而東之是惟後學之責也夫

鄭天虞傳

教授

黃嘉穀

都勻

鄭逢元其先世山東東昌人始祖忠永樂初以軍功授平
溪衛世襲指揮九世生逢元幼穎異至孝性成父病驚悸
祈藥禮神哀痛迫切竟感神夢示而父病愈及為諸生操
行立學慨然有經濟之志天啓間尚書熊明遇忤璫議戍
平溪見而奇之許以公輔器相與談詩論文無間崇禎癸
酉中貴州鄉試計偕不第以養親故為婺川教諭課諸生

必遵鵝湖月川之法獎勤罰惰師道尊嚴督撫交薦崇禎
丁丑超擢楚衡郡馬清廉方正權豪斂跡遂晉大守元
在衡既久一切公私巨細之務無不釐剔而振舉賢聲益
著衡永間土賊紛起承平將三百年武備廢弛殆莫能制
元訓練鄉勇扼要設伏悉掃平之先是賊犯常岳武昌戒
嚴至是賊平楚藩劄示督撫鎮道謂衡非元守則全楚悉
為賊壘矣偏撫李乾德上其績授監軍副使元感激涕零
亦思報國與諸郡將隨方設略或剿或撫盡平餘孽屹然
西南保障於時大司馬王應熊督師討川中流寇而賊勢
轉熾屢書乞元入蜀協謀討賊楚督師何騰蛟批軍政書
云楚才而蜀用之恐為識者鄙因與李乾德交薦遂加參

政為滇黔楚蜀粵五省監軍道會甲申之變人懷割據歲
丙戌妖僧姓查於辰沅間冒稱弘光楚人輕剽為其煽惑
烏合數萬地方騷動且遣使致書加元顯秩元知其贗斬
使焚書一面申滇黔督撫一面會合湖南郡將星馳電掃
妖僧伏誅民乃寧靖已而永曆於桂林改元召赴行在監
督羽林授太僕卿俄遷太常戊子冬晉左司馬右副都御
史總督滇黔楚蜀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元朝暮勤王
鞠躬盡瘁不遺餘力督師張同敞疏薦有保黔第一功之
語加尚書左都御史庚寅孫可望據黔稱秦王威屈大臣
任意生殺予奪實懷篡志元因書王命論以諷之歸臥杜
門威不能屈永曆居滇特召元至語及妖僧僭偽元能斬

使焚書且抗節八年不屈於可望始終一心臣節不愧將
畀以機務元懇辭乞骸骨歸諄諭時事需才亟借老成不
必引退改宗伯兼司寇事元頗以重典以濟時艱咸稱邦
之司直李定國等甚禮重之至

皇清應運

定鼎元即祝髮於滇之寶臺山時經略洪公承疇屢強元出
以佐維新元以明室故臣義不可出竟以緇衣歸田孝事
老母不啻孺慕者然門生故吏罕得覩其面嘗有詩自述
己志隱然以陶處士自居母年八旬元年六十尚孝養十
有餘年生事塋祭足為世法其生平忠孝大節實足壯山
河之氣與日月爭光詎可任其湮沒而不核其事實以詔